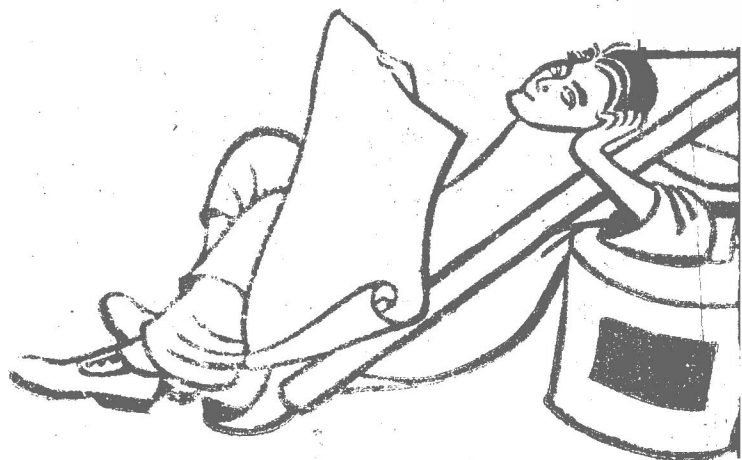


新闻背后

桑榆著

复兴出版社



新蘭後背

子
月

近代創作選集

五號楷體精印，裝訂整潔美觀，九月份起陸續出版，價格以每面一元計算（封面、目錄等不計），預約全部國幣六百元。

徐志摩：詩

一二面，九月初旬出版。

徐志摩：散文與小說

一二面，九月初旬出版。

魯迅：阿Q正傳及其他

一四〇面，九月中旬出版。

巴金：短篇與雜文

一四〇面以上，九月下旬出版。

林語堂：幽默

一四〇面以上，十月初旬出版

朱自清：豐子愷
謝冰心：孫福熙等：小品文

一六〇面以上，十月初旬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月初版

新聞背後

全一冊 實價國幣一百五十元

著作者 桑榆

發行者 復興出版社

南平天河坊十號

版權所有

印刷者 東南日報社

南平畫錦坊

跋

深夜校閱自己寫的稿子，一遍二遍，也許是一樁誰也感到乏味的事；而在校閱的時候，發現有許多話應該補充，更有熱鍋上螞蟻的內心煩悶。

然而，本書的預告早已刊出；倘若再加以修正的話，便發現兩重困難：（一）脫期出版，（二）成本太貴。同時，我自己復感到要說的話太多，却有無從找到頭緒；換一句話來說，只有意見，尚未組織，尚未成熟。

所以，我在這裏道一聲歉，本書至此為止；此後當再事研讀有關「新聞」的文字，考察各地的實際情形，在將來，決非不久的將來，再寫一本「新聞研究」，以贖此愆。

桑 榆

卅四年六月一日

新聞背後目錄

問題

(四六)

第一類

概念

一、幾句必須預先聲明的話

(四二)

二、半生自述之一部

(三)

三、我投身於新聞事業的際遇

(三三)

四、什麼是新聞？

(一一)

第二類

門檻

(三二)

一、報界習用之術語及其應用

(二六)

三、電訊製造法……………(三二)

電訊兩例：(一)腕町之役，(二)在巴黎上空過此佳節

三、外埠通訊的來源……………(三二)

三、附例：「民生」剪影……………(三一)

四、本埠新聞的處理……………(三五)

二、「密司脫三海萬銷路」……………(三)

五、繙譯之養成及訓練……………(四二)

幾個繙譯的現實問題

第三類 問題

關於編排工作的種種問題……………(四九)

分版編輯與綜合編輯制 新聞分版刊載與新聞重寫問題 幾個技術問題

戰時新聞的標題問題

一、小型報的前途……………(五八)

二、新聞自由問題……………(六二)

三、美聯社被控始末……………(一六)

報導自由

第四類 舉例

一、關欄稿之例……………(七四)

「總統十誠」 美國大選之前 走向膨脹之路 美國人究竟過份樂觀麼

自由德國

二、特寫稿之例……………(八三)

三、典型的特寫稿 道格拉斯成功史略 美國的花木蘭 東京上空三十秒……………(一〇三)

三、名記者之例……………(一〇三)

——美國記者之等級——美國新聞大王——赫斯脫：此次世界大戰中最優秀的前線……(八三)

記者——歐尼·畢爾 寫「武漢會戰」的貝爾敦 屈理諾上前線

第五類 裝飾……………(十四)

一、漫畫釋義……………(一一二)

漫談連載漫畫

白靈上校沒有死

二、一個攝影記者……………(一一九)

三、孩子們……………(六二)

跋……………(一三二)

第一類 概念

一、幾句必須預先聲明的話

假定這一本書可以當作新聞從業員的某一部份的工作的手冊，讀者不妨有此假定，因為我動手寫這本書的時候曾經有過此種企圖；但請記牢：這不過是作者個人所看到的，作者個人的自我經驗，不能視為金科玉律，其中正多尙待商榷的餘地，因為作者本人相信：新聞學，到今日，還不能算為社會科學之一種。換一句話來說，新聞學尙在胚胎時期，還未成熟到一種有原則可尋、有學理可據的社會科學的階段，我們還在找尋原則中，創造學理中而已。

至於作者的自我經驗有多少價值（其實是「有多少份量」），是否值得公開參考或討論，讀者可從下文，尤其在「半生自述之一部」中，予以衡量。

新聞學之是否社會科學的一種，我們首先不應該有此成見——我國，歐美各國亦然，已有「新聞學院」——因為作者胆敢倡說「新聞學尙未成長」，其實決非創說，因為歐美各國的新聞界前輩仍多懷疑：新聞學院之畢業生是否就是一個熟練的新聞從業員？

而事實上，我國的幾位有名的報界人物，甚至於名記者，名編輯，都不曾讀過「新聞學院」或「新

聞學系」，也許明年會產生幾位，也許在後年，也許在好幾年之後，誰都不敢肯定。

所以，我鄭重聲明：本書只能作經驗談讀，不能視為課本；只能作參考資料或課外作業，而非範本。換一句話來說，本書雖然在本質上似乎是給新聞從業員一條途徑，但作者未曾考慮過這條途徑是否正確，是否大道。

同時，我又不能不承認：這本書的書名，「新聞背後」，未免誇張，這本書的寫法有生意眼的嫌疑——可給一般的讀者們消遣，可給好奇心的讀者們知道些我國新聞界的局部內幕，所以未免趣味化。

抱定「知者爲知，不知爲不知」的態度，我寫這本書，當然就有掛一漏萬的疏忽，重此輕彼的謬誤；事實上，這不過是隨筆集一流的東西。倘若有人認爲這本書未曾包括「新聞背後」的一切，那是他的估計過高。

作者認爲：美國式的新聞刊載方式，或稱之曰「報紙格調」，較爲適宜於我國報業的前途；更大胆地說：美國式的報館組織與編輯方針，除了有時過份刺激外，是將來新聞事業的必然趨勢。所以，援用的例未免偏於美國，而忽於其他列強。至於這一種觀念是否固執成見，那是另一「問題」，作者本人當然是如此成見，也自認是固執的。

不會，其實也不敢，摘用國內各大報所刊載的例的原因：（一）是怕得罪人，（二）表示不偏不倚，（三）自捧自，（四）……

二、半生自述之一部

我投身於新聞事業的際遇

這完全是一樁偶然的事——我怎樣會踏入新聞事業的門口，和我怎樣就藉此謀生，而變成一個相當熟練的新聞從業員。我未曾有過這一種的準備，因為在我求學時期我讀的是法律和會計學；我更沒有這一種決定性的志趣，因為我執行過律務，做過兩年模樣的律師，而我也經過商，做過銀行的文書，進口的助手，保險公司的掮客，甚至於工廠的經理。然而我最近十多年來，却混迹於新聞界中而不自知「拔」，那豈不是非初衷所及！當然啦，我的母親（我早年失怙，扶養成人，端賴先慈）培植我的時期也決沒有想到我會賣文為活的；我的兄姊（終鮮弟妹）姊妹够在別的謀生途徑上予以我實際的助力，有時他們還反對我喫這新聞記者飯，其中的一二位到現在還抱如此觀念。然而我却「沉湎」於「電訊」「特寫」，豈非有負期望，出於他們的意料之外！所以，我說這完全是一樁偶然的事。

這一樁完全出於偶然的事是這樣的。

二十五年初夏，我賦閒在滬，辛報創辦未久。我有一個從中學就一起讀書的同學，周壬林兄，筆名「曾迭」；他也許是因為家學淵源（民初辦民鐸報的周桂笙先生——「辛彙隨筆」作者——是他的父親）的關係，時常歡喜投稿（因為他也是一個律師，沒有生意的律師就歡喜玩弄筆墨）。我沒有事，也就跟着他寫寫稿子，大都還用着他的筆名，由他介紹與蘇軾認識。那時候，辛報的編排方式，卓具新型的

小報的姿態，由蘇鳳主持編務，正苦第四版無中心材料。幸報爲四開對摺的小型報，第一版爲電訊，第二三版爲副刊，第四版本來着重於本埠新聞；但上海的本埠新聞異常難以處理，要新聞全而不漏，篇幅既不够，佈一佈新聞網的費用也過鉅；倘若每天要有上佳的特寫材料，那又是可過而不可求，難之又難。

當時我所寫的稿多半屬於上海體育界的內幕情形及批判，因爲我在大學時期算是一個全能運動員，曾出席杭州及南京的兩屆全運會，這一方面熟人特別多，在技巧及術語等等也比較的是內行。蘇鳳認爲「不同凡響」（說來汗顏），就敦促我每天寫些關於體育的稿件，這一來就發生兩種結果：（一）幸報第四版就以體育新聞及批評爲中心材料，而（二）我就每天非到幸報館不可。一個律師變成了一個體育記者；曾迭蘇鳳都認爲「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就用「東隅」及「桑榆」兩個筆名，後來大家都認爲「東隅」不像一個人名，乃重用「桑榆」，於是幸報館裏就有了姓蘇名鳳的姚蘇鳳，姓桑名榆的陳福愉。八月裏，一九三六年的柏林世運舉行了，我國特派大批選手及代表團前往觀光，舉國若狂，幸報的第一版的電訊暫時取消，而以「世運特輯——桑榆主編」相號召，這獲得意外的成功（詳後），幸報的銷路從三千漲到一萬（僅以本埠而言），而我就從此以「桑榆」之名而居「體育記者之權威」了。

這豈不是一樁完全出於偶然的事麼！

偶然的事未始沒有成因。我之投身於新聞事業，在過程上已如上述，是偶然的；然而同時我不能不承認我之所以會這樣做，以至於現在還浸淫於新聞事業者，也必有其促成的因素。這一來，我就得一述幸報以前我與文化界的「姻緣」了。

這一樁事的四年之前，廿一年初夏，我放棄了我的律師職務，離上海到漢口，住在家大兄寓中。這

時候，時代圖書公司的「十日談」剛剛創刊，張光宇的粗獷條漫畫的封面頗引起我的注意，看了之後，覺得內容也够廣泛而生動，我正閒着沒有事做，試寫了兩三段的「市井人語漢口」投寄，居然刊載出來，雖然排在不甚重要的地方，對於我當然是一種鼓勵。初寫稿者的心理個個如此，不必贅談。接着便寫了一篇「甯海艦巡禮」和「一封不談戀愛的信」。那時候，恰是丁玲的「不是情書」發表之後，足見我之幼稚可笑如此。同年十月返滬，經曾迭倉聖介紹，識洵美，他對於我的一篇「甯海艦巡禮」大加賞識，論爲落筆幽默不亞語堂。那時候，林語堂編「論語」，正是盛倡幽默作品的時期，我正當時雖然受寵若驚，但此後顛沛流離的我並未因之繼續爲「十日談」寫稿，可是這種下了一旬閒暇我就舞文弄墨的習慣。式而呈遺文，當經與開會，大談出了六十四，開會開而。

雖因旋即赴甯，投考高等考試（想做推事），因病中輟，乃搭車抵津，去拜訪闊別六年的家五姊。在天津，我找到了一個職業，一家貿易公司進口部做一個副主任。我開始學做商人，同時我學會了英文電碼本 Code。這還在其次，我竟開始了我的「編輯」嘗試。

天津商報是我的同鄉創辦的（葉庸方兄），當時主持者，經理兼總編輯，是主鏤冰兄，我跟他有些親戚關係，而且天天見面。商報是兩大張的報紙，逢星期日外加一張道林紙的畫報，有赫斯脫系姿態（即以黃色新聞爲號召者）。那時候，恰有五種週刊，他就有計劃出七種週刊，每天輪流刊出，我就斗胆的提議「體育週刊」，而他就叫我主編。（他自己也湊了一種）

我天性歡喜體育，到天津後，時常冒充商報的體育記者，不化錢去看球，這一來我也算報答一番，就與商報原有的體育記者，一位姓李的（我叫慣他「大貓」，因爲他是我的表姓）商妥，由他負責劃樣排版等技巧，我負責寫新聞和批判。我們共同合作出了八期「體育週刊」，相當有噱頭，記得還跟大公

報打過筆墨官司。我在做律師的時候就習慣於夜間工作，所以時常也看看大樣，懂得些排版的門檻，標題字的大小和字數。現在想起來，怪可笑的。

八期之後，我因事赴廈門，臨行前王鑣冰兄送我許多水菓和車上喫的食品，這就是主編「體育週刊」的酬報，因為我固然是業餘式的當主編，他也不肯以金錢來作酬報，恐怕我以為他看不起我呢！

到這時候為止，我用的筆名是「禾子」，因為我行四，字「季如」；「季」字拆開，成「禾子」；但在我過上海的時候，發現文壇上有一個封禾子（封季王小姐的筆名），不敢掠美，以後就不再用。

在廈門的時候，我趁高興為「人言」週刊寫些短稿。「人言」的編者是「倉聖」，顧蒼生律師的筆名，與我也有六年同學，投稿也是交情，刊登也是交情。

廿三年冬，我離廈返滬，我又賦閒了。美國二流女作家項美露在上海，洵美叫我與她合編「聲色」週刊，一本半英半中的黃色刊物，她寫她的「紐約人」風味的散文，加些電影廣告性的影評，我所負責的中文方面是散文，電影與體育，大概出了六七期又因我離開而停了。

我於廿四年春到南京去謀生了，空暇的時候寫「新京話」，投「論語」，以代替姚穎的「京話」。在這一時期中，我用各種各樣的筆名，譬如「人言」上多用「陳季」，編「聲色」用「陳福愉」的真姓名，寫「新京話」用「众」（由我執筆，材料却是行政院和司法院中的朋友供給的），從不一律；却有一點是一律的，分文不取，我還是一個業餘的無名「文人」。

現在想起來，在這四年中，我無意中獲得一個記者應有的基本技巧：（一）時常投稿，懂得什麼可以引人入勝，而拋棄初寫稿者的裝頭裝尾的陳舊習慣；（二）稍懂編排的門檻；（三）對中英電碼的組織（我在廈門時，任中央銀行的文書，專司中英文明密電報，且日與無線電報務員斷餅一起，故對於短

波無線電的聽覺也因之有了訓練，有了基本知識；（四）旅行國內諸通商大埠（南至廈門廣州香港，北至平津南口，西至武漢，東遍江浙），見聞自然較廣。

況且，我在這四年中的經歷充分表現我的個性，是習於自由職業，而不宜於呆板工作的。我需要刺激，我歡喜以文字表現我所想的意見，我所見的印象，甚至於我所知道的一切，公諸大眾。而新聞事業恰給我各方面的滿足。

現在我得一述「主編世運特輯」的經過了，我不是說過「獲得意外的成功」，不，我不妨厚着脸自吹自唱，這是轟動一時的成功，最低限度，在某種範圍內，是震驚一時的。

當年，在上海的報界中同時也出「世運特輯」的有兩家勁敵：一家是時報，自杭州全運以來一向以體育新聞用紅字標題刊登第一條的，兩大張的篇幅不受國內外重要電訊的排擠，體育編輯滕樹穀（筆名老滕）在老闆面前算是幹員的；一家是新聞報，這「老大哥」式的報紙平時對於體育雖不甚注重，但一遇重要體育集會的時候，主持者却肯化一筆特別費來號召一下，杭州南京兩次全運時就用大氣球做廣告，加派訪員等一類的特別起勁的工作，編輯裴順元這次特地與海通社（世運電訊除中央社特派馮有真兄赴柏林拍發外，德國「御」用之海通社當然更爲詳盡）職員打通，由彼供給新聞報午夜二時以後之特有電訊（外國電訊社向例發稿時間以午夜十二時爲止，遲到者則於翌日中午補發，以供給各晚報；當時海通社因有中央社之競爭已延長至上午二時，事實上電訊仍有遲於此規定時間者）。

世運會中最惹人注意的比賽節目是百公尺賽跑，因爲這可以決定四年一度人類最快的一雙腿。當時我與蘇鳳處理「世運特輯」的方法是（一）盡量在書店中搜覓歐美報章雜誌的參考材料，（二）用兩架短波無線電收音機晝夜不停的，輪流聽取世運會場上的廣播（按諸柏林世運會的辦法，凡參預大會的國

家的特派訪員每天於指定時間有用本國語言廣播的權利，馮有真兄就會廣播過好幾次。在百公尺決賽的那一天晚上，我將預先準備好了的人名國籍等（前一天就有預賽的結果，入選決賽者的名單自然可以預爲準備）放在收音機前面，夜九時模樣，就有美國的廣播員報告「百公尺決賽開始」（百公尺獲決賽權者六人中美國占三人，故此項節目之全球廣播由美國特派員充任），我就聚精會神的一面聽一面扎記下來，這有六人起跑時的位置，競賽過程的描敘，及詳盡之結果報告（不但有先後次序，而且有每人相差的距離）。然而這一次所聽到的聲音是不十分清楚的，起初我還不敢當作電訊用；十二時另的時候，又聽到「百公尺決賽開始」的報告，那是洛山磯的電台轉播的（他們時常用膠片或蠟盤收下音來重新廣播本埠的），發音異常清晰，句句可辨，我就把我已有的扎記校對了一遍，認爲十分滿意，譯編了一下，由蘇鳳加上「本報柏林特派員專電」字樣發到排字房去了，海通社的電訊一時才來，我們一看標題就往往字紙篋一丟，中央社電訊三時才到，當然更不予一看。現在想起來，倘若我們把海通社及中央社的電訊也加以注意的話，我們是否照我們從無線電聽取得來的自製的電訊發稿恐怕還是一個疑問呢？

因爲這一次百公尺決賽的成績是十秒三（平等世界記錄），但當夜海通社在上海所發的電訊稿則是十秒二（打破世界紀錄，冠軍歐文思於複賽中曾有十秒二之世界新紀錄，但因順風而不算正式紀錄，故當時留心體育者非常關心這一次決賽的時間問題，恰遇海通社無意中鑄成此項錯誤），辛報刊載的是十秒三。所以，翌晨，時報以紅字標題大書「黑旋風打破世界紀錄」（時報常用此種噱頭，歐文思爲黑人故耳），當時我與蘇鳳心中非常忐忑，以爲我們錯了；但到了中午，海通社的更正電訊來了，而且補來了一段競賽詳情（但還不及辛報所刊載的那樣詳盡），蘇鳳跳起來了，我也興奮極了，於是在第二天的報上特地做了一個兩欄高的加框文字，大書「本報之大光榮」，因爲同日上午之中西各報沒有一家不登

錯的，而辛報非但報道準確，而且有詳盡的過程特寫（因為他報只有結果，並無描敘）。孰知無巧不成書的，新聞報因有與海通社的特殊連繫，在第一天的上午三時已獲得海通社更正的電訊，當天新聞報也刊載「十秒三」，他們却沒有看過辛報，而在辛報刊載「本報之大光榮」的一天上，竟也刊載同樣的兩欄加框的為自己捧場的文字，標題是「本報之光榮」。這一來，新聞報的體育編輯被經理訓斥一次（大意是「有何光榮？還不及一張小型報！」），時報的老滕更無精打彩，而辛報從此以後就每天有「本報柏林專電」，「本報柏林航訊」，使同業側目，「騙」得讀者的信仰。

老滕特地跟我個人商量，「能否共用專電，費用公攤？」我推說，此事該問蘇鳳，他跟蘇鳳商量，蘇鳳則說：「我們在世運團動身前會托一位姓葉的拍發專電，孰知第一條電報就有這樣許多的字數，小報館租負不起，已去電停發了，勢難應命，抱歉之至！」他也信以為真，蹣跚而返，雖然第二天辛報上又有女子百公尺決賽的詳情專電，他也只得牙癢癢地而無可如何！其實，蘇鳳的專電，因蘇鳳與蘇鳳無異，蘇鳳有人也許要提出一個質問：短波無線電收音機大家可有，難道別家報館不會照樣聽取麼？辛報未曾是的，但事實上我們有兩種特點：一、世運會的廣播，以上海時間計算，約於每日下午三時起迄至午夜十時止都有，語言不一律的，約五分之三是德語，其他如法、義、日、芬，以及任何國家的語言都有，你不能僱用這樣許多的語言專家來聽取。據悉，別家報館也未嘗不試驗過，但一轉輾到這波長上，時常聽到的是奇奇怪怪的外國語言，也就索然無味了；同時，上海又沒有辦法預先曉得何時廣播英語的。辛報的辦法是：不論它在廣播何國語言，總將指針撥在這固定的波長上，讓它去在那裏擾人耳鼓地響着，起初幾天，我們便一無所得，